

漢譯世界名著

穆勒自傳

周兆駿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兆駿譯

漢譯世
界名著

穆

勒

自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大

漢譯世界名著 穆勒自傳 一冊

(92427)

Autobiography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ohn Stuart Mill

譯述者

周兆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譯序

邊沁 (Jeremy Bentham)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與摩萊 (John Morley) 三人，他們在世的年代籠罩着從十八世紀中葉直到現在的這個時代。美國革命，英國維新以及世界大戰都包含在這些年代裏邊，而這些正是西半球進於工業文明的過程中發生的大事。穆勒出於邊沁，與摩萊共同工作歷有多年。他們三人顯示着能以洞明時務的識力構成偉大的學問與知識，這在英格蘭的羣衆生活上已是一大大奇蹟與異彩。

穆勒自傳敘述一個人在他那麼一個時代中生長的过程，這樣敘述的書籍可說寥寥無幾。從多方面看，這本書原來就是十九世紀最初七十五年當中英國社會史的紀載。書中紀事雖無熱烈的情緒，然不失爲個人的心靈與人類思想及事業衝突的一部歷史。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時代和一種人物。這種人物和時代與我們自己的時代如是關連，所以我們須得認識他們，才可認識

我們自己。

本書全文，係取自哲學系同學新近送與哥倫比亞大學之自傳原稿。印行之前本有依照穆氏原稿之句讀及大寫字母精印之意，現在把這本自傳印成此種版本以供讀者。原文顯然是準備出版的最後一次抄本，因為海倫泰蘭女士（Miss Helen Tylor）在原稿上寫有這麼兩句話：

「此係穆勒手錄之自傳。可於吾死後一年中依照原文刊行於世。」「海倫泰蘭。」」

本書所須之編輯工作是由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哈遜先生（Mr. Roger Howson）擔任的。

一九二四年七月，柯斯（Gohn J. Cozz）敘於哥倫比亞大學。

穆勒生活及著作年代表

誕生於倫敦之奔頓維爾 <u>Pentonville</u>	10·五，一八六
他的父親要他研究經濟學.....	一八一九
與邊沁同遊法蘭西.....	一八二〇—二
任東印度公司檢查部的書記.....	一八二三
組織『功利主義學社』.....	一八二三
脫離幻想時期.....	一八二六
在 <u>考查報</u> 發表政治言論 <u>法蘭西之展望</u>	一八三〇
主編倫敦評論.....	一八三五
主編並自辦倫敦評論及 <u>韋斯敏斯德評論</u>	一八三六—四〇

論理學，推理與歸納法……………一八四三

經濟學原理……………一八四八

娶哈德泰蘭夫人……………一八五一

婦女解放論……………一八五三

脫離東印度公司……………一八五八

穆勒夫人逝世……………一八五八

論文集……………一八五九——七五

自由論……………一八五九

代議政體論……………一八六一

功利主義……………一八六三

經韋斯敏斯德選入國會……………一八六五

海密爾頓哲學之研究……………一八六五

孔德與實證哲學.....	一八六
選舉失敗脫離國會退居亞味農(Avignon).....	一八八
女子服從論.....	一八九
卒於亞味農.....	一七三
海倫泰蘭女士校訂之自傳.....	一七三
自然，宗教之功用，有神說，討論宗教之三篇論文.....	一七四

穆勒自傳

第一章 幼年時代與初期教育

在未寫到自傳本文以前，我似乎應該申明我的理由，像我這樣一生碌碌的人，爲什麼也想到要把自己的回想錄筆記下來傳之後世。我絲毫沒有想我要敘述的任何部份，能夠像一件故事，或許和我自己有關係似的，可以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是，我卻想到，這一個時代，教育方面的研究雖不比英國史上任何時代更加精刻，然而更加廣博多了，在這個時代，把過去的某種教育，記錄下來，也許不爲無用，因爲那種教育在過去希奇罕見，並且已經證明量的方面遠過於教授法所假定的幼年時代適當的教育標準，實則幼年時代在普通所謂教授法中，幾乎等於荒廢了。同時我也覺得，在一個思想轉變的過渡期中，將任何繼續變遷的心理狀態——曾經積極前進，並對自身或他人的

思想常能隨時取舍的心理——記錄下來，這也許是一件有益而且有趣的事。但是——還有一種願望，我覺得比上述兩點更加重要，就是想將我智育和德育上的發展得力於人們的地方加以表白，這些人們當中，有的聲名卓著，有的淹沒無聞，而且我得力最多的一個人，畢竟是世界上無從知道的人。對這些話不感興趣的讀者，假如他仍然繼續地讀下去，他惟有自咎自責，並且對於他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他記取，這些篇幅不是爲他而寫的。

我在一八〇六年五月二十日生於倫敦 (London)，是英屬印度史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作者詹姆士穆勒 (James Mill) 的長子。我的祖父是安辯斯州 (Ongus) 北水橋鄉 (Northwater Bridge) 的一個小商人，又是一個（我相信）小農民。父親於童年時，顯露才器，弗脫爾干 (Fetereairu) 地方的斯兜亞脫爵士 (Sir John Stuart 蘇格蘭財政部男爵之一) 很器重他，因此拿出一筆斯兜亞脫女士 (Lady Jane Stuart 即斯兜亞脫爵士之夫人) 與其他女士爲蘇格蘭教會 (Scottish Church) 培植青年而設的獎學金送他去愛丁堡大學讀書。在那裏他修畢普通課程，特許爲傳教師，但從來沒有操過這種職業，因爲他自信不能信奉蘇格蘭教會或

其他任何教會的教義。有數年之久他在蘇格蘭任各種家庭教師。特威得爾侯爵 (Marguis of Tweeddale) 的家庭教師也是其中之一。後來他遷居倫敦，從事著作。此外維持生計並無他法，直至一八一九年在東印度公司 (India House) 找到一個位置，才有其他的收入。

在這時候我的父親的生活有兩事，是不得不使人受很深的感觸的：一是極常見的，除他在雜誌上有些不穩定的收入外，並無其他收入。在這樣一個境遇裏面，他居然結婚，並組織大家庭，此種舉動，在義務和常識兩方都與他晚年堅持的意見大相違背；第二因為本來處於困境再加以結婚後的負擔，他不得不刻苦工作以維持生計。在這許多年載當中，如果他只靠筆墨去供給他自己和家室，而不曾舉債，或陷於任何經濟的困難中，這已是不容易的事了。他向來堅持着他的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意見，那在當時一流有權威和顯達的英人看來，是最討厭不過的。在寫作上，什麼也不能轉移他的信念，不特如此，凡是他的信念，祇要他認為情形能夠准許，無不盡量寫到他的著作裏面；並且他不曾輕率行事，對任何工作，無論文學或其他工作一經着手，沒有不悉心盡力去做的。但是負擔是這麼重，他還計劃着手，並完成這部印度史。這部書差不多費了十載的光

陰，但比之任何同樣篇幅之歷史著作（即使作者沒有其他職務）及其他參考材料相等的作品牠所費的時間，還是更短。並且，在這時期內，他差不多每天更有不少的時光化在他兒女的教育上面；對於我，他特別費了一番工夫，心力和忍耐，想依照他自己的理想，灌輸最高的智識教育。

一個自己不肯浪費時光的人，教授學生時大概也堅持着同樣的原則。我記不得我在什麼時候才開始讀希臘文。我聽說是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最早的是熟讀什麼我父叫他做「語辭」的，是一張張的普通希臘字表，載有英文釋義，他寫在卡片上給我讀。數年後，學習文法，我僅學至名詞與動詞的變法爲止，但讀過許多「語辭」後，即進習繙譯。我約略記得讀過全部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這是我讀的第一本希臘書。第二本是遠征記（Anabasis）這本書我記得清楚些。八歲才學拉丁文。那時我從父親讀過幾位希臘散文家的作品，居中我記得的有全部的希羅多托（Herodotus）的著作，色諾芬（Xenophon）的對話集及蘇格拉底的回憶錄（Memorials of Socrates），還有提奧奇尼斯（Diogenes Laertius）的哲學家傳，以及羅西安（Lucian）作品的一部份。我又於一八一三年讀柏拉圖（Plato）的六種對話初集（照通常編排的），從猶賽弗

朗 (Euthyphron) 至西愛戴德斯 (Theaetetus)：這最後一篇對話，我現在想，還不如不讀的好，因為那時我完全不能了解牠。但父親教我的時候，不但要我盡力做我所能做的，而且要我做許多我所不能做的。爲了我的教育，他自己所願意消受的，可以拿一件事來推斷，我的希臘文功課，自始至終是在他的房間裏，並在他寫文章的同一書桌上預備的：因那時沒有希臘文英文合解的字典，而且我還沒有學拉丁文，不能運用希臘拉丁合解辭典，我因此不得不把不曉得的字義請他一一解釋。他這一個最不能忍耐的人，竟肯任憑我時常阻撓他的工作，並在這種阻撓之下，他寫成幾卷印度史以及其他的文章。

我幼年時代正式學習的功課，除希臘文外，祇有算術：亦是父親教我的。這是晚間的工作，我記得這門工作不合我的口味。但算術課祇不過佔我每天所受的教育的一部份。書本上的東西，大部份由我自己看讀，父親常常在我們散步的時候同我談論。自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三年底，我們住在紐溫敦格林 (Newington Green)，這在那時差不多還是一個鄉村。父親的身體須要時常運動，在早飯之前，他照例要散步，通常是在向渾稷 (Hornsey) 去的有綠草的小路上。在他散步之

時，我老是跟着他。我回想到當時的草地和野花，同時也記起我每天講給他聽的隔天所讀的東西，照我所記得的，這種練習工作不是被迫而做的，倒是出於自願而做的。我讀書之時，隨時在紙條上寫下筆記，到早晨散步時，即根據筆記把故事講給他聽。我所讀的歷史書籍，大部份是用這種方法去讀的，居中有羅伯特生 (Robertson) 的歷史著作，休謨 (Hume) 和吉本 (Gibbon) 的作品，但是那時和後來我最愛讀的要算瓦特孫 (Watson) 所著的腓力二世與三世 (Philip the Second and Third) 摩爾泰 (Malta) 武士們的抵抗土耳其 (Turks) 及尼德蘭 (Netherlands) 叛變各州的抵抗西班牙 (Spain)，都寫得英氣勃勃，足以引起我無限的興趣。其次，我喜歡讀的是胡克 (Hook) 的羅馬史 (History of Rome)。關於希臘，我在那時沒有見過正史，祇有些學校方面的撮錄，與繙譯的羅林 (Rollin) 上古史 (Ancient History)。最後二三卷，這是從馬其頓的腓力王 (Philip of Macedon) 敘起的。我覺得蘭霍尼 (Langhorne) 所譯之波盧塔克 (Plutarch) 亦饒有趣味。在英國史方面，讀完休謨的作品之後，我記得是讀柏涅特的當代史 (Burnet's History of His Own Time)，但我所注意的祇不過是些戰事，將父親爲我從邊沁

先生 (Mr. Bentham) 處借來的書籍讀完後，我就看年錄 (Annual Register) 中的歷史作品，自最初起，大概至一七八八年止，我覺得書中寫普魯士的弗蘭特列克王 (Frederic of Prussia) 的困難情形，及科西嘉 (Corsica) 的愛國志士巴利 (Paoli) 很是生動有趣。但我讀至美洲戰爭時，我真像一個小孩，極力袒護（後來父親糾正我）錯的方面，因為人們稱英國方面是錯的方面。在講述我讀過的書籍時，父親對於文化，政治，道德，及心靈培養方面時常加以說明及理解，過後便要我用自己的字句重新寫給他看。他又要我誦讀並口述許多我自己不十分願意讀的書籍；其中有蜜拉 (Millar) 的英政府之歷史觀 (Historical View of English Government) 這部書盛行一時，他特別贊許摩斯黑姆 (Mosheim) 的教會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麥克利 (McGrie) 的諾克斯傳 (Life of John Knox) 甚而還有塞威爾 (Sewel) 與路底 (Butty) 的教友派史 (Histories of the Quakers)。他歡喜給我讀些那麼的書，敘述在非常環境中，與危難奮鬥而克服危難的人們，我記得這類的書有皮佛耳 (Beaver) 的非洲大事記 (African Memoranda) 與叩林斯 (Collins) 的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第一次殖民的紀

事。還有兩種書我百讀不厭的是多數青年愛讀的亞森海程記 (Anson's Voyage)，¹是周遊世界集 [Collections of Voyages round the World] 我想是霍克斯華士 (Hawkesworth) 的，分四卷，起於德類克 (Drake)，止於庫克 (Cook) 及波根維爾 (Bougainville)。關於兒童遊戲一類的讀物除間有親戚朋友送我一兩本外，我可說沒有一本。其中最好的要算魯濱孫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這是我童年時最歡喜不過的一部。父親雖不高興多買娛樂的書籍，然而並不排斥牠。那時他自己幾乎沒有這種書籍。但替我借了幾種：我記得其中有天方夜譚 (Arabian Nights)，加查德 (Cazotte) 的亞拉伯故事集 (Arabian Tales)，吉訶德先生 (Don Quixote)，厄治衛斯女士 (Miss Edgeworth) 的通俗故事集 (Popular Tales)，還有勃魯克的上等愚人 (Fool of Quality)，這是當時稍有聲名的一種作品。

我八歲時開始學拉丁文，同學的有一位小妹妹，我一面學一面教她，她再去讀給父親聽。自後其他姊妹兄弟也相繼加入聽講，我每天便有很多時光化在準備教他們的功課上。我不高興這種工作，而且對他們的功課幾乎要像對自己的功課一樣的留心，因此我更加不高興。可是在這種訓

練裏面，我得到很大的益處：他們所學的東西，我記憶得更久些，了解得更透些；也許，對別人解釋困難的字句，這種練習甚至在那個時代就已經大有裨益了。在另一方面，以我幼時的經驗說，覺得讓小孩們互相教授不是妥善的辦法。我可斷言，這種教法是極其無效的，而且我更曉得這種的師生關係在雙方面都不是砥礪德行的好方法。這樣，我教他們讀完了拉丁文法，尼泊斯（Cornelius Nepos）及該撒（Caesar）的記事文的大部份，但此後，在這些學課上，我還加上我自己讀的比較更長的學課。

我初學拉丁文的那年，同時開始讀希臘詩，第一本就是伊利亞特（Iliad）。讀了一部份之後，父親便給我看蒲伯（Pope）的譯文。這是我用心讀的第一本英文詩，隔了多年，我還是十分高興去讀牠：我相信一定讀過二三十遍之多。我想，假如不是我觀察到，這一本精采的史詩竟不像我由推理上及個人經驗上所設想的那麼足以博得兒童們普遍的欣賞，我不至想到，童年人這種應有的鑒賞力還有敘述的價值。不久，我開始看歐幾里得（Euclid）的幾何學，隨後又看代數學，這些仍然由父親教授。八歲至十二歲中間所讀的拉丁文書籍，我記得有維琪爾（Virgil）的牧歌。